

弢園隨筆

江都史念祖繩之

憂

余幼性豪縱生不知憂年未二十督兵奔逐數省瀕危蹈險奚可數計生死禍福從無一念縈於懷抱英果敏嘗告諸將曰行仗大潰孤營被圍而面不變色談笑發於自然者史六一人而已然自中年以後薄宦風波再躡再起加以親衰累重三代無一椽一畝之恒產歷任瘠窳而十年又三度入朝憂思漸深百病竊發此二十年來受憂之損也顧自解憂以後志沈氣靜言謙意下文辭日益進書籍日貫通世情之利害興廢之起伏間能先覩先覺故能九年居隴而不撓凶暴之鋒雖卒以



爭獄去官然獲譴甚薄得譽甚多是憂之爲益豈有既哉乾以惕无咎震以恐致福人生處順境而忘憂患順必變爲逆處逆境而忘憂患逆且變爲不測也余二十餘載所見趾高頭舉而禍不旋踵者可厯厯數也孟子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豈故爲不情之論哉

順口

余幼時愛作人物巧對如金烏珠梁紅玉狗名宋鵲鳥號商羊之類極夥一時不能記憶矣癸酉冬在慶伯甘臬署中小飲促膝談樂甚董研樵云君王后三字一義王字上下可屬久未得對余應聲曰嬰兒子旋以平仄不洽復曰孺子嬰何如衆皆欣贊慶伯偶翻閱案上宋書誅太子劾逆黨王鸚鵡嚴道育等因謂余曰君善作對王鸚鵡有對乎余順口曰易耳繼思鸚鵡二字一鳥

名若二字兩鳥名而不連非善對也久之竟不能應命
深慙失言越數日偶讀日知錄諡法一則引季孫問於
榮駕鵞曰吾欲爲君諡使子孫知之大喜走告慶伯曰
榮駕鵞可作對矣東飛駕鵞西飛鷦亦一鳥也慶伯因
歎曰對固佳吾更多君之能補過也癸未春以憂鄉居
一日黃叔符王翕亭諸君論天下有極難對之句而偏
有偶有似易對之句而竟絕不得工者如新燕啣泥營
舊壘是也余有鑒於前未敢卽應細思難處在新舊二
字天然無迹詎冥索刻許卽得曰沈魚出水戲浮萍何
如於是諸君皆歎賞顧因之有感矣天下事甯先爲而
後言毋先言而後爲後言者雖不爲人或諒之先言者
雖果爲人終輕之況徒言而卒不爲者耶古人恥躬之
不逮有以夫

溯病

念祖幼而困苦貧病交迫顧奇疾變幻每至束手或不藥而愈貧也亦天也行年四十未死於病追憶四十年吾母憂勞今爲無母之人念祖之疾非念祖之罪乎書以誌病書以誌恨七歲患鼻癰之症初起頭暈繼則流五色涕一日悶絕數四梁少卿師之兄長卿有醫名竟束手弗能治且告吾母曰是兒無生理幸毋督其讀也時家貧莫能易醫吾母抱痛在心而已八歲勿藥而愈但每發流血數升在常人且大驚憂此則幸獲生機矣或云金鐲壓臂或懸金鎖於項皆能止血之來源吾母乃爲念祖選康熙錢二百繫繩懸項並製紫銅鐲一具焉至今思之豈不痛哉十歲隨先三兄皖省驟患牙疳急延醫錢青選者始服十餘劑三黃犀角純

寒之品滿口肉爛盡而色白不知痛吾 母見勢已劇
不得已叩懇於錢醫曰吾兒遺腹生安有若是大熱先
生其亦憫此孤而改計乎錢醫不得已改用肉桂附子
等品且大言曰若非此處余固終不自悖前方也一服
而知痛連進十餘服而愈吾 母驚憂震駭固已淚枯
聲嘶已至今思之豈不痛哉十二歲避兵廟頭鎮戚屬
爲紙鳶之戲偶於塲圃仰望忽頭不能俯急歸視乃對
口也已腫若半瓜在頸矣此爲外科大症非珍貴藥莫
濟鄉中無醫不得已延藥市孫老來用刀畫肉如井田
然出紅藥少許敷之云是珠黃大紅散一次索值三緡
吾 母但祈保兒摒擋弗計幸一夜消半未敢再藉重
此藥鄉間無質庫卽此三緡苦吾 母矣至今思之豈
不痛哉十三歲患疥瘡數月忽變膿顆膿顆者大如痘

而有漿者也數月又變乾疥如是數四反復不已吾

母雖知此小患不足致命然日夕爲之悵悵詎十四歲之春瘡自愈而腰肋後生疽所謂發背是也按在背曰上搭在肋曰下搭謂以手可搭下搭不治星夜延夏醫春農來視云幸童子若成人不可爲矣急服消導之劑顧夏醫時尙無名且貧乏無工本敷藥所幸其母與吾母有葭莩誼不致勒索挾制耳告吾母曰此大症全恃正氣正氣在飲食非頓頓食肉不可幸勿惜豚蹄費也余時稚不知懼雖痛能大嚼計甚得孰意三日後瘡作瘡最忌肉食吾母彷徨莫之爲計其時外症前腫至臍而不過一綫後腫至脊骨亦不過一綫左半身厚五六寸色若紫茄而亦無一綫侵及右半噫亦奇險哉內症則瘡日益重愈病愈發熱愈熱愈漲痛嗟乎吾

母目覩心摧崩角於我佛祖宗之前者蓋無日無夜
長跪不起矣越十餘日疽忽大潰膿斗許流至五六步
外大解注瀉穢血並下神昏氣微一日夜疽愈瘡亦愈
而吾母之瘡作矣至今思之豈不痛哉十六歲時疫
大盛舉家病瘡念祖與五兄反覆最頻蓋無醫無藥聽
其自起自滅除節飲食外無他技以俗云瘡餓不死焉
得而速愈哉於是纏綿將及一載卒以竊食燒餅牛肉
而愈牛肉不治瘡以病久人虛餓久人更虛半載以後
非病之爲病乃餓之爲病耳當極重時吾母亦病亦
餓猶勉爲念祖兄弟撫摩照拂至今思之豈不痛哉十
八歲在東台附讀驟患痧疹是時大疫流行初因如廁
腹痛兩目忽瞽蛇行而歸學塾味青師急遣買車回小
海詎野風一吹全體斑疹盡閉到家已瞽不知人因袁

戚而延葉醫醫曰此痘也吾 母大驚告以五歲已種
醫亦驚曰未痘僅痘而已已痘非重痘乎勉進涼表之
劑三日後重見斑點五日而大齊封眼飽膿果一如痘
兩旬而痊所服涼瀉之品不知凡幾醫猶以爲未足吾
母鑑於牙疳固請乃囑食鴨而脾瀉之根種矣一月
後復赴東台吾 母不欲久荒又不忍病後遠隔徘徊
嗟歎如在目前至今思之豈不痛哉脾瀉之疾自十九
歲以後日益甚晝夜以二十次爲常亦不以爲苦時已
請纓任戰事奔逐數省餐風卧溼至二十二歲六月初
變紅白同時吾友張敬雲者亦患痢醫戒肥腥吾 母
聞之曰痢以食爲養命不戒肥腥者難愈戒肥腥而無
妨於食誠善不然與其戒而不食毋甯食而遲愈乎吾
兒胃素弱勿論雞豚魚肉有能助餐者悉聽之其時日

夜膿血淋漓無停晷無次數而痛楚暫緩卽進鰕魚一尾米飯一甌亦不計頓數二十餘日勿藥而愈所謂愈者反脾瀉之故耳敬雲果以戒肥腥胃氣絕尋卒當念祖且痛且啖時吾母雖獨具超解然晝夜驚憂更恐因不戒肥腥而不治每覩念祖多啖一甌且喜且慮徬徨焦煎神魂交瘁矣至今思之豈不痛哉自病愈之後脾瀉更甚日且三十餘次往往客至數入內不能刻忍在軍中雖對壘交鋒亦莫可少緩用是頗頻於危其廢時誤事更不待言二十七歲秋在保定忽稍愈偶薄暮與同鄉李仲宣坐話喉驟痛仲宣囑購甘草桔梗煎湯飲之藥未至已不能言不能坐急扶入內室輾轉間滿喉生刺氣一出痛不可忍急延陳醫陳醫耳聾素有武斷名一診曰此魚鱗瘡也喉當有逆鱗層疊向外故津

液可出不可入治宜速稍緩鱗老無可爲已燭以火果如所云鱗片片如疊瓦然時將二鼓漸昏瞶不省人事羣恐藥不能入陳醫先用芒硝大黃各五錢濃汁一大甌勉灌之暴痛幾絕隨以金銀花麥冬錦地羅各四兩元參生地各二兩煎三巨椀三次飲盡五更痛稍減天明大下穢濁色黑氣惡醫來曰解矣此溼寒化熱燥肺毒猛而退速照方再一劑可瘳日未午又三巨椀果霍然當危急時吾母素知念祖不受涼藥獨毅然曰此症痛太劇發太暴熱症無疑也故陳初方大黃芒硝各五錢不以爲過惟自是疾後脾瀉每帶血初不爲意至二十八歲夏大劇每下血數升日夜或數十次服黃土湯時輕時重二十九歲冬有備兵安肅之命三十歲夏扶病奉母西行貧宦長途憂思勞頓日行烈日中不藥

不治於是日甚一日抵秦中已形容枯槁著力必喘思
慮必暈然猶捫搯酬酢四十餘日奉 母暫居西安而
後度隴時吾 母亦因途感暑溼未盡復初心傷念祖
力疾料量且將遠征於是故爲健爽雖老病酸楚未肯
呻吟每見念祖焦思川費籌措居糧輒歎曰汝下血操
勞必甚汝不言愈傷我心也至今思之念祖雖百病所
集猶竊祿於朝吾 母則畢生不見豈不痛哉到肅州
三載苦寒下血幸未增劇三十四歲忽得奔豚之疾腎
氣冲胸痛欲死其發極猝極猛莫測何時不論何地無
可治無可防也詎此疾成而下血得少殺豈腎氣卽下
血之轉機乎抑下血久不治毒深而中於腎乎曾爲文
以記之亦始終聽之而已三十五歲春回蘭州迎 母
來臬署承歡之樂真能却病下血忽愈脾瀉亦隨之去

矣惟氣病則數月必一發耳三十六歲後公私拂意發漸頻漸有形矣吾母每憂曰是疾爲血痢所化其終於斯乎三十八歲入覲道途勞苦幾無三日不發幸不使吾母知三十九歲夏遭大故奔豚愈劇吾揚無名醫不敢治亦不必治不忍治蓋念祖半生疾苦率皆勿藥自愈且無母之人尙何治乎四十一歲七月十九夜忽大暴熱如狂大嘔吐達旦腹奇痛下血肉塊無數奔豚竟愈嗟乎念祖半生以危疾憂母輾轉變幻卒成必死之痼使吾母永傷慈系而顧不死不治不期愈而愈此後明知造化必又有一疾見畀而奔豚乃不愈於吾母及見豈不痛哉豈不恨哉

卜誠則靈

念祖自弱冠從軍吾母卽爲之卜元寶課謂一生遭

逢極奇嗣每逢險阻卜輒驗同治八年正月以晉臬調直臬忽被蜚語開缺困居保陽九年大哥爲禱於審變觀音得籤曰洗出經年垢光華得再清所求皆吉利重日照前程旋經會相奏雪十年冬果蒙再簡安肅道然左遷非光復也光緒三年正月十七日得旨簡甘臬光字果應而前簡晉臬實十七日也光緒六年冬由甘臬陞見其時有獄與太冲齟齬知必不見容瀕行誠卜靈棋經得課曰黃金百鍊獨全真白玉三投始見珍韞櫝未爲人所羨自甘肥遯且安貧余曰此行不吉矣己巳初次入都開缺此二次也既非三投不見珍豈非初別再別乎且自甘肥遯一語非明明謂自甘肅而回乎七年正月果爲太冲所中又開缺矣當太冲未發會於審變觀音前得籤曰枯木逢春豔芳菲發上林雲開

方見月前遇貴人欽初不能解不三日大悟蓋彼時經
筮相國極歎賞十二月十四特請開雲南藩缺意有屬
也詎十五日病不能入樞府而貴州吳臬得此缺矣正
月初再叩一籤曰先損後有益如月之剝蝕玉兔待重
生光華當滿室余得此籤知必有一番挫折未幾太冲
事發余告小農曰未也先損二字不佳二月得家書生
一子六月果遭大故三載泣血家居無所祈禱九年癸
未秋服闋將入覲敬卜靈棋經曰已過危橋百事安何
須過慮有艱難蛟龍得意興雲雨一上青天便不凡又
浮圖矗立出雲霄拾級行來步步高但到半途須努力
要登巔頂莫辭勞回憶三投見珍之語心知此行有得
然以理論另簡之員從無再得原官者十年甲申春入
京於天津呂祖廟得籤略曰明月當空處處輝此日榮

華正及時又如今却得青雲路不用雲梯步廣寒等語
到京後四月初一日再叩審變觀音籤曰四宇雲多散
清光月滿庭春來花更豔雨過竹重青余當告素姬曰
厯次籤語皆有重新之象以數而論神示我矣惟每卜
必有月雲光等字未知何應乃八月十五日果得雲南
泉缺始悟三投見珍雲開見月如月剝蝕明月當空清
光月滿青雲路步雲梯興雲雨出雲霄四宇雲散等等
正應中秋雲南耳此後佛恩 母慈永錫指示俾得竭
精報國君子信理小人信數然積誠以感安分以俟則
一也記其大畧以示升沉有定非人力所可倖致耳

愛惜生命

吾 母一生愛惜生命雖蟲蟻之微不令僕婢踐傷甚
至虺虵毒螫見輒驅揮遠去而已嘗諭念曰凡生物皆

有知一氣相感無不因人而變昔在桐城縣署汝姑惡蜈蚣見必殺之乃一日得蜈蚣三十餘條雖茶甌唾盂不免用是頗不安汝時甫離襁褓蜈蚣夜出於枕長且六寸余囑之曰此孤也螫之無醫藥幸速去竟蜿蜒經汝背下牀去汝安睡如故是以知積誠與息機均不誣也故念祖與五兄幼時凡禽鳥魚蟲之玩咸切誠不得爲戲遇他過失或宥若戕生物握踐花草必痛責以童嬉僅荒業此則自剝天和也晚偶畜朱魚鸚鵡或以鸚鵡鵒非肉必病朱魚則必以水蟲爲飼吾 母曰以物養物吾豈爲哉鳥食粟魚食乾餅皆自製自飼一年鳥能呼家人名再一年尋常習聞之語無不能道魚則孳生日盛吾 母每拈食以呼羣來吹沫一一投之口接於指他人飼之則或浮或沉或輒驚去矣嗚呼天倪全而